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十五目錄

李華二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十五

李華 二

與弟莒書

三兄報汝吾疹疾一定汝憂吾疾今吾將息一一用汝語念汝知之且作判官事中丞叔父小心戒愼不離使司昔田仁任安俱爲大將軍舍人卧馬廄中無何詔大將軍出征匈奴遣大夫趙禹選大將軍官屬舍人衣服鮮明二子冠帶顒頟趙禹獨與二子言論於禁中卽日召見皆拜二千石汝有二子之實未遇趙公之舉馬廄高眠古今一也

又仲尼嘗爲委吏歎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魏舒爲郎官時屬沙汰乃襆被而出自言曰當自我始大才當大用如時人不識何爲歎憤哉先師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汝能自修況事叔父吾之休廢永無榮耀於伯仲之間自非浚仁高義長才厚德又焉肯惠於朽壞枯木哉莒省吾書當努力也不次三兄報

與表弟盧復書

八月八日外兄李華敬簡盧十五弟則之處秋風漸高路出泗上將詣職役如所料乎往返勞止當與時俱暢也華

疹疾無聊賢姊與諸君尋常耳福卿漸減弟勿憂之與弟別來十餘年比聞在代朔之地明時道舉出身乃能上爲寡姊下爲孤甥求爲雁門主簿束身戎馬之間始終無過之地此一難也時方艱危動隔生死骨肉妻子寄在河朔一身萬里省姊淮南此二難也喪亂以來時多茍且松貞玉粹亦變頹流唯弟卓然介立寒俗文詞學問守正不移金石之聲泠然在聽此三難也五姓之中盧爲峻茂根源上古歷世著明降及聖唐仁賢不絕外家陵替稍久弟其勉之盧氏有諶翁祭法又世以書聞華恨未見弟爲廣訪

求也南祖分於何祖帝師今有四房誰各承後弟爲華具
條流相報也頃撰軍器舅神道碑後其房族由來意欲如
軍器之志廣外家之美令萬代聞見不復討譜牒也華質
性鈍弱而慕汲黯卜式之直晚歲思夫子互鄉之見林宗
賈淑之後若悟此道仁在其中坤元之說曰含宏光大品
物咸亨大雅曰既明且哲德合天德老氏所宏夫子所述
既自以爲戒亦規弟持正也弟正直太過不能容納時人
以是相箴努力無怨近有鄭五書信否四姊處得消息無
怨怨不次華敬簡

與外孫崔氏二孩書

八月十五日翁告崔氏之子兩孩省吾出身入仕行四十年晚有汝母已養汝二人矣吾逮事裴氏鄭氏崔氏諸姑于氏堂姑皆賢明淑哲爲內外師範意欲與汝言之裴氏姑恩慈見吾一善未嘗不流涕祝吾成立見吾伯仲書題誨責疎略話及舊事云無此例吾伯仲書題比今日中外書題其間疎密不啻百十也吾小時猶省長幼每日兩時櫛盥起居尊行三時侍食飲食訖然後敢食猶責不如禮今者諸子日出高眠爭覽盤器何曾有此儀可爲歎息世

教如此何得不亂婦人亦要讀書解文字知今古情狀事父母舅姑然可無咎詩序云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易曰主中饋無攸遂婦人但當主酒食待賓客而已其餘無自專之禮詩云將翺將翔佩玉瓊琚此奉舅姑助祭祀之儀也又曰將翺將翔弋鳧與鴈此主酒食待賓客之儀也禮經所載汝其記之又婦人將嫁三月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嫁則廟見不見廟者不得爲婦今此禮淩夷人從苟且婦人尊於丈夫羣陰制於太陽世教淪替一至於此可爲墮淚汝等當學讀詩禮

論語孝經此最爲要也吾小時南市帽行見貂帽多帷帽少嘗時舊人已歎風俗中年至西京市帽行乃無帷帽貂帽亦無男子衫袖蒙鼻婦人領巾覆頭向有帷帽冪離必爲瓦石所及此乃婦人爲丈夫之象丈夫爲婦人之飾顛之倒之莫甚於此觸類而長不可勝言舉其一端告及汝耳勿謂幼小不遵訓誡所見所聞頹風敗俗故申明舊事不能一一也阿馬來說汝誦得數十篇詩賦麗麗已能承順十五姊顏色十七伯極鍾念吾旅病乍聞甚慰意凡人不患尊行不慈訓患身不能承順耳汝承十五姊仁慈十

七伯訓誘又質性柔順當不扶自直吾所告者括羽汝耳不次翁告崔氏二子省

贈禮部尚書清河孝公崔沔集序

文章本乎作者而哀樂繫乎時本乎作者六經之志也繫乎時者樂文武而哀幽厲也立身揚名有國有家化人成俗安危存亡於是乎觀之宣於志者曰言飾而成之曰文有德之文信無德之文詐皐陶之歌史克之頌信也子朝之告宰嚭之詞詐也而士君子恥之夫子之文章偃商傳焉偃商歿而孔伋孟軻作蓋六經之遺也屈平宋玉哀而

傷靡而不返六經之道遯矣論及後世力足者不能知之
知之者力或不足則文義寖以微矣文顧行行顧文此其
與於古歟帝唐文行大臣太子賓客贈禮部尚書博陵孝
公崔氏諱沔字若沖安平公暟之少子也世爲德表門爲
上族振發純英滋漸名訓大包淑和高厲遐清行先乎孝
藝裕乎文資孝可以股肱王室摛文可以弼成邦教進士
登第舉賢良方正對策第一召見拜校書郎歷陸渾主簿
朝廷以公直躬正詞擢左補闕以公嫉邪忿佞除殿中侍
御史文端武淑遷起居舍人學該典禮拜尚書祠部員外

郎議事惟允遷給事中立言成訓改中書舍人辭乞就養授虞部郎中節高天下擢御史中丞剛亦不吐降著作郎道冠儒林遷祕書少監動爲人範除左庶子空均大政拜中書侍郎望尊地逼出爲魏州刺史人惟求舊入爲左散騎常侍貳東宮居守集賢院學士祕書監太子賓客兼懷州刺史罷州復職副守薨於位時開元二十四年冬仲月旬有七日春秋六十七贈禮部尚書海內冠帶涕哀宗師公爲御史緩輸誠之囚持國屬之罪爲給事中拒貴倖怙恩之詔削大臣忤旨之刑爲中丞數發太倉減上林禽鳥

之給以賑艱食陝東之人仆而復起宦官犯法執以按劾
權寵屏息朝章大行權貢舉時得陸尚書景融來揚州瑱
宋上黨遜宋兵部鼎等僉爲國器在中書詔命之出上考
天時下從人心異於斯者必替其否在魏州屬雨水敗稼
乃弛禁便人先行後聞活者萬計公自爲常侍賓客恆任
介正德播天下而不容於朝置之散地竟孤其道時乎初
公與元兄御史渾齊名弱冠遊京師縉紳儒學之士皆曰
崔氏伯仲必至台司既而御史君夭沒公終於副守則向
之所屬適爲人慟悲哉公之待疾也孝達於神祇居憂也

哀貫乎天地喪期有數而茹蔬終身慈不貸姦貞不肆直道勝而齊物德全而及人博厚崇高篤實有耀儔於古烈蓋魯衛之君子歟在魏州車駕東廵關外諸侯公爲上第由是分掌選署仕進之族知勸焉親友隣里饑者待公而炊寒者待公而衣烝嘗之奠待公而後具故祿廪雖厚家未嘗足開元中天下富穰車服過制公菲飲食卑宮室濯衣澣冠俾人瞻我而化其不化者亦懸乎心矣見天下之善如不及從而佐之見天下之不善如探湯從而誨之則卒蹈於中庸飜然於不迪巳過半矣中朝議政或疑羣謀

未允公援六經仲百氏覆於時事事舉其中天下莫不諷誦焉文集經亂離多散逸今其存者二十九卷長子成甫進士擢第校書郎陝縣尉知名當時不幸早世嗣子祐甫論譔先志一卷爲第三十卷傳祖禰之美合於禮經見公文章知公行事則人倫之敘治亂之源備矣豈唯化物諧聲爲文章而已乎奉詔修道德經疏藏於三閣行乎天下反魏晉之浮誕合立言於世教其於道也至乎哉祐甫純孝而文直清而和希公門者謂公存焉明發不寐泣次遺文以華北州隣壤婚姻之舊嘗趨公門備閱家編祐甫代

華爲校書郎華以是味公之道也孰詞則不敏有古之直焉

揚州功曹蕭穎士文集序

開元天寶閒詞人以德行著於時者曰河南元君德秀字紫芝其行事趙郡李華爲墓碣已書之矣以文學著於時者曰蘭陵蕭君穎士字茂挺梁鄱陽忠烈王之後曾祖某官大父某官考諱某莒縣丞咸有德不至尊位君七歲能誦數經背碑覆局十歲以文章知名十五譽高天下十九進士擢第歷金壇尉桂州參軍祕書正字河南參軍辭官

避地江左永王修書請君君遁逃不與相見淮南節度使
表君爲揚州功曹參軍相國諸道租庸使第五琦請君爲
介君以先世寄殯嵩條因之遷祔終事至汝南而歿嗚呼
春秋若干天下儒林爲之顣頞君爲金壇尉也會官不成
爲揚州參軍也丁家艱去官爲正字也親故請君著書未
終篇御史中丞以君爲慢官離局奏謫罷職爲河南參軍
也寮屬多嫉君才名上司以吏事責君君拂衣渡江遇天
下多故其高節淡識皎皎如此君以爲六經之後有屈原
宋玉文甚雄壯而不能經厥後有賈誼文詞最正近於理

體枚乘司馬相如亦瓌麗才士然而不近風雅揚雄用意頗深班彪識理張衡宏曠曹植豐贍王粲超逸嵇康標舉此外皆金相玉質所尚或殊不能備舉左思詩賦有雅頌遺風干寶著論近王化根源此後夐絕無聞焉近日陳拾遺子昂文體最正以此而言見君之述作矣君以文章制度爲己任時人咸以此許之不幸歿於旅次有文十卷卷行於代其篇目雖存章句遺落古所謂有其義而無其詞者也後之爲文者取以爲法焉今海內至廣人民至衆求君之比不可復得難乎哉君有子一人曰存爲蘇州常熟

縣主簿雅有父風知名於代以華平生最深見託爲敘力疾直書云爾

楊騎曹集序

開元天寶之閒海內和平君子得從容於學以是詞人材碩者衆然將相屢非其人化流於苟進成俗故體道者寡矣夫子門人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者無人兼之雖德尊於藝亦難乎備也後之學者希慕先賢其著也亦名高天下行修言道以文吾見其人矣宏農楊君諱極字齊物隋觀德王之後祖正基曾王府諮議父珣永平令得進士舉

邦族高之君幼孤事繼母以孝聞讀書務盡其義爲文務
申其志義盡則君子之道宏矣志申則君子之言信矣舉
進士時刑部侍郎樂安孫公逖以文章之冠爲考功員外
郎精試羣材君以南陽張茂之京兆杜鴻漸瑯邪顔眞卿
蘭陵蕭穎士河東柳芳天水趙驊頓邱李琚趙郡李崿李
欣南陽張階常山閻防范陽張南容高平郗昂等連年高
第華亦與焉旣而丁艱禮足哀餘名教稱之外調補太子
正字歷右驍衛騎曹參軍求道於宏正禪師百千人中獨
受心要與清河張茂之房安禹鉅鹿魏幼卿爲禪慧之交

河南元德秀陸據崔器范陽盧沿爲道義之交大官薦賢使臣請介莫不推君爲首以方外爲意不之受也識者讜議以論道許之質純氣和動必由道談笑中雅名理入元所著文章多入元中雅之才者也不幸嬰風疾逝於京洛享年五十八向道之流聞之涕洟君及張房既没而狂胡起逆殘虐天下神祐善人安静其終始乎終始之理至矣遊方之内爲哀遊方之外爲道或固然歟永泰二年余旅疾延陵故人之孫更來候余君孤子年十餘一身奉親孝敬和敏有先人風與余隣居炊汲相望候余小閒捧君之

集十卷詩賦讚序頌記策凡一百七十五篇咨余爲序睎之愴然且名之曰德元字之曰長宗昔許衛尉與徐孝穆友善衛尉孤善心年在童孺奉孝穆箴曲盡情理孝穆憐之延譽當時況德元在羇旅之中集先人文拜乎床下求宣往烈余於孝穆之感不其倍乎乃如其篇第因舉其行事以德元幼孤不知先父之執故爲備陳之

登頭陀寺東樓詩序

侍御韋公延安咸清江漢舅氏員外象名高天下賓主相待賢乎哉王師雷行北舉幽朔太尉公分麾下之旅付帷

幄之賓與前相張洪州夾攻海寇方收東越夏首地當郵置吉語曰聞喜氣塡塞於江湖生人鼓舞於王澤頭陁古寺簡棲遺文境勝可以澡濯心靈詞高可以繼聲金石二大夫會臺寺之賢𢹂京華之舊十有餘人燦如瓊華輝動江甸涉金地登朱樓吾無住心酒亦隨盡將以斗擻煩襟觀身齊物日照元氣天淸太空無有遠近皆如掌內辨衡巫於點黛指洞庭於片白古今横前江下茂樹方黑春雲一色曰屈平宋玉其文宏而靡則知楚都物象有以佐之舅氏謂華老於文德忘其瑣劣使爲諸公敘事不敢煩也

詞達而已矣

江州卧疾送李侍御詩序

侍御歷總漢上湖陰江左之賦王府之入不匱愛人之頌有餘前相國劉公居佐帝庭行恤人隱侍御時賢高譽盛府舊僚傳檄速駕江城風動當天心厭兵品物思理將束貪狼之口掩破骨之傷濡足而前化危爲安此大丈夫懸弧四方之志與夫竄身漁釣山林枯槁異日論也天下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今聖人在上䕫龍宣力而老夫甘心貧賤得非人生窮達固有分耶方理舟潯陽追跡幽人解纓

網陵顥淳雖病痼齒衰而神王顴頟之中齊榮辱一視聽是非哀樂無自入矣侍御忽告余行余知悒焉軫心豈紛累未滌將悲亦有道且以謦欬茶甌歌而餞之曰江沈兮雨淒淒洲渚沒兮元雲低傷別心兮聞鼓鼙

送十三舅適越序

舅氏適越華拜送西階之下俟命席端舅氏曰吾交侍御鮑君夫玉待琢者也知我者鮑君成我者鮑君是以如越求琢於鮑昔子路去魯告顏生曰何以贈我夫贈人以言古之道也況背楚山淩淛河覩會稽之險棹鏡水之波窺

禹穴之冥冥仰泰望之峨峨如不誠我汝將若何華拜手曰衆而立咎繇所以成九德也寬而靜師乙所以諧五聲也文犀明珠之珍伏於掌握之間此君子所以恢令名也再拜稽首

送房七西遊梁宋序

君子既學之患不能行也河南房敬叔其行之者歟我思古人之道其房君哉安親於羇旅之中講道於茅茨之下不改其樂以文會友吾與房也顏子屢空曾參衣敝聞宋之君子落落有奇節奇節發於仁義者也以顏曾之行求

仁義之均勉旃斯有望

送薛九遠遊序

士之舒羽毛宣聲調不在高位在有道自王充元晏左思名盛當時價壓百代薛都鄉以夷澹養素以文章導志自浙右游湖左一句一韻遍於衣冠江山爲之鮮潤烟景以之明滅其餘情性所得葢古人之儔歟南陽有略兼有道之高元晏之道論其措意則王充左思豈其遠乎惠然訪余告以行邁將棹溪吳越濡札江嶠東南勝事落爾胷中況爲諸侯上賓知大夫之官族古所貴勉之哉病叟李遐

叔贈

送薄九自牧往義興序

中明檢而能曠年邁體衰而人罕知之陽羨山溪水濶海隅幽阻而人罕知之以中明之元姿默識陽羡之清漪秀石人乎哉清乎哉之子所以爲貴也詩者輔佐情懷其舊俗則泰伯之讓德延陵之高風因是而佐王孫緣物而興之遠也矣

送張十五往吳中序

邯鄲還叔風病目疾家貧不能具藥爰以言自醫南陽張

士容引帽攝策晨告余行曰雖耕楚田而無糭費相里杭州刑部郎李君以道敎我以文博我將求飦粥於二賢可乎余諗之曰嘗讀大雅美張仲之德子其後乎欲而求仁愚以爲可今賢士君子多在江淮之閒吾子見二大夫必開館拂席聆相如之玉聲盡家之有無也不爾者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息言息言此獲麟之絶筆也

送觀往吳中序

見觀送蘭州兄詩敬不踰節情而中禮是篇也得詩人之一端矣先王省方命太師陳詩以觀人風固非遠嶠之松

雪清江之雲月變也久矣將如之何觀其勉之在昔蘭陵府君平棘闕公柏人懿公兄弟三人有重名於天下鉅鹿蘭陵之穆也故揚州孝公後之觀之世父也高平平棘之嫡也吾後之宣成文昭公柏人之嗣也故中丞蘇州後之夫知卿大夫之族姓班位之高下見貴春秋而此道將亾自族之不知況他人乎觀於經感士丐郯子之祖德於史慕子長孟堅之自敘羈旅無書往吳中蒐以備家傳之遺闕附之於篇吾病矣老矣是行也慰我祇命聿修之心永泰二年四月庚寅叔父華序

送何萇序

廬江何秀才棹流千里候余柴門執弟子見師之禮余竦然自愧何德以堪之意者賢大夫賈廬州待余異等談余過實是以致秀才神邁氣專文詞有調孤雲超忽逈出秋江若游公卿間必成名然赤光湛盧擬物冰斷其發也在礪磨而已用此申千里之報也何氏之先喆比干德通神明受策阜昌世爲大官有勳有德逾追來孝亦以祝秀才也元老趙公華忝疇年之歡夫貴與尊議功論德不究其涯秀才將奉郡之命宣方面之烈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臥疾舟中相里范二侍御先行贈別序

華與二賢早相得偕修君子之儒而獨無成偕厲人臣之道而獨失節偕遇文明之運而獨衰病天寶中奉詔廉軍政北至朔垂駐車山陰辱司徒公太尉公一盼之恩先時爲伊闕尉忝相公尚書約子孫之契不幸孤負所知虧頓受汙流落江湖於今六年大明升於陽谷幽蟄附於光輝元惡掃除太階如砥天下衣冠謂華爲相府故人詔書屢下促華赴職稽首震惶恨無毛羽左司員外郎張公侍御史相里公殿中侍御史張公監察御史范公嚴公望高職

雄持斧登車江湖霜清道路風起華也潦倒龍鍾百疾叢體衣無完帛器無兼蔬以妻子爲童僕以笠履爲車服並獻無由呻吟舟中大別之陽有焞龜之父揲蓍之老華請占命之厚薄乃裹龜囊蓍而言曰三靈人爲宗則人過於蓍龜也耳目主於心則心過於視聽也足下被儒者之服讀先聖之書與身消息足知性命胡爲而煩寻寻之二物不足占足下華病不能拜拳拳扣額敬陳先生況服勤西方之敎久齊生死之域言其外者則儒不成矣與匹夫同敗名節矣與墨劓同既衰病矣與廢疾同雖牽率危憊甫

甸頴沛君父含宏宰政不遺適爲朝廷之纎相府之羞也又安得恃爲故人哉其內者則大師微旨幸遊其藩甘露灌注於心源寶月照明於眼界無得之分可與進矣負薪之憂忍不爲言江亭憑檻平視漢臯武昌柳暗湓城花發一榮一枯有懽有感離别之念又焉得不悲乎四言詩雅之遺也以貺雅士盍以雅爲贈乎則知車馬佩玉之多反爲末也病夫李華序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十六目錄

李華三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十六

李華三

中書政事堂記

政事堂者自武德以來常於門下省議事即以議事之所謂之政事堂故長孫無忌起復授司空房元齡起復授左僕射魏徵授太子太師皆知門下省事至高宗光宅元年裴炎自侍中除中書令執事宰相筆乃遷政事堂於中書省記曰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於天反道於地覆道於社稷無道於黎元此堂得以議之臣不可悖道於君逆道

於仁黷道於貨亂道於刑尅一方之命變王者之制此堂得以易之兵不可以擅興權不可以擅與貨不可以擅蓄王澤不可以擅奪君恩不可以擅間私讎不可以擅報公爵不可以擅私此堂得以誅之事不可以輕入重罪不可以生入死法不可以剝害於人財不可以擅加於賦情不可以委之於倖亂不可以啟之於萌法紊不賞爵紊不封閛荒不救見饉不矜逆諫自賢違道變古此堂得以殺之故曰廟堂之上樽俎之前有兵有刑有挺有刃有斧鉞有酖毒有夷族有破家登此堂者得以行之故伊尹放太甲

之不嗣周公逐管蔡之不義霍光廢昌邑之亂梁公正廬陵之位自君弱臣强之後宰相主生殺之柄天子掩九重之耳燮理化爲權衡論思變成機務傾身禍敗不可勝數列國有傳青史有名可以爲終身之誡無罪記云

御史大夫廳壁記

君以文明照臨百官官糾其邪職在邦憲由京師而端下國王化所繫不唯威刑御史大夫其任也用捨決於天心得失震於人聽舉直錯枉果而不撓則公卿屏氣道路生風率其屬以正於朝瞻我衣冠不仁者遠苟異於是爲君

子羞政之雄雖與德輕重故名公在位天下仰賴焉秦官有御史大夫在漢爲三公職副丞相丞相闕則大夫遷或名司空或復舊號史足徵也議大政必下丞相御史其廷署古曰府近曰臺其衣冠章綬品秩所視載於甲令聖朝臣唐虞高尚之賢內周漢不賓之俗登人於五福薦樂於九歌帝德廣運而瑞草生天威震動而神羊至故柱石骨鯁之老更拜焉距義寧至先天登宰相者十二人以本官參政事者十三人故相任者四人藉威聲以稜徼外按戎律者八人官或改稱大司憲臺或分爲左右肅政罷置不

恆從所宜也開元天寶中刑措不用元元休息由是務簡益重地清彌尊任難其人多舉勲德至宰輔者四人宰輔兼者二人故相任者一人兼節度者九人異姓封王者二人尊號加孝德之明年樂成公自尚書左丞兼文部遷崇德也昭融禮經嗣續文雅張仲孝友山甫明哲風度可以師長人倫動靜可以訓齊天下喬嶽鎮定嘉量平均心爲百行之宗體備四時之氣雅有之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樂成有焉至若教行於無訟之前慮辨於未萌之始未萌而慮則求煩不獲無訟而教則何用不臧寛細瑕爲大體

復故事爲新政小人畏法君子夷心無隱情於國家無愧辭於神道堂堂乎大雅之素也初廳壁列先政之名記而不敘公以爲艱難之選將俟後人謂華嘗備屬僚或知故實授簡之恩至屬詞之藝寡無以允副非常之待所報者直質而少文天寶十四載六月十五日記

御史中丞廳壁記

皇帝受天明命垂五十年大道成俗黎人於變百官設而無事三辟存而不論振古未然也猶以爲成歲資於降霜律人本於持憲憲司之拜允叢名實王猷其遠乎夫察風

俗平寃滯踣邪佞延俊賢云誰司之職惟御史御史亞長曰中丞貳大夫以領其屬士句爲伯游之佐司馬乃令尹之偏古之制也漢儀大夫副丞相以備其闕參維國綱鮮臨府事故中丞專焉意者殄凶人之豪挾君子之道各行其志無所牽束行止與大臣絕位指顧則周行振聳政體定之晉宋元魏以還無御史大夫由是中丞威望愈尊禮有加等如火烈烈如霜肅殺不可犯也屬時清無獄朝尚寛政行篤忠厚王化根源周室仁及草木而愷悌流乎頌聲漢文雅好黃老而公卿恥言人過舉盛德而儀刑著矣

焉用察察觖觖以恂生人哉欲以此道行於軍旅故東西幕府皆兼大夫餘軍多假憲司之號聖皇之志也天寶中君臣於道德之間又新其化以尚書左丞張公爲大夫少府大卿庾公爲中丞天下翕然名教知勸大夫睦中丞也羽翮得清風之助中丞奉大夫也律呂本黃鍾之宮者儒碩老罕云遇此盛矣二公中和備體沈潛經德易直且武溫文而清遵王路以整多方由夫身而貞百度此外盡餘事也古之制記者先諸德而後諸事至若命官之始省復之代名號冠緌之差祿秩位員之數辭尚體要況皆知之

今不書省文也華昧學淺藝承命維谷羣言之首非所克堪然故吏也勉以酧德天寶十四載九月十日記

著作郎廳壁記

化成天下莫尚乎文文之大司是爲國史職在褒貶懲勸區别昏明故駉牧頌於魯侯祈招諷於楚子史官之任有述作蓋王者之元符生人之極教也昔沮誦倉頡爲黄帝史臣文字以興其來尚矣若南正北正建於顓頊羲氏和氏命於唐堯更虞夏商代序天地周官宗伯之屬有太史正歲年以序事小史奠系代辨昭穆内史受納訪以詔王

聽理外史達書名於四方前志所載有左史記事或箴王之闕或司過於朝所典不同其納君於善一也傳曰天子有日官則史逸史伯是也諸侯有日御則裨竈子韋是也倚相在楚南史在齊董狐在晉邦之司直也其事舉則三靈不慝其政息則百度惟危故先王貴之至於漢廷參用周禮太史公既歿其子遷紬金匱石室之文焉降及東京永平中特詔班固著作東觀繼其事者楊彪蔡邕由是太史但掌天文律歷而已小雅寢周聖人生魯道尊而文武將墜德至而天地不通感於獲麟嘆於與蜡爰制國典郢

明傳之因歴象以正時元假鬼神而討有罪善人勸焉淫人懼焉百代之英所由用也向若前代闕能文之史曠記事之官雖禹舜之烈無聞焉有國有家何以直道而行也魏太和年肇以著作名官爲中書屬晉元康年改隷祕書朝服單衣介幘始親職必選名臣傳歴宋齊梁陳官品第六元魏高齊周隋秩從五品魏則王沈以侍中兼之衛凱以尚書帶之至於有晉若史材之美陳壽自佐郎遷元舅之尊庾亮以中書領宋則徐爰何承天齊則沈約裴子野梁則陸雲公姚察陳則顧野王張正見後魏則崔光高允

北齊則邢子才魏收周則蘇亮柳虯隋則虞綽王劭皆一朝名選也貞觀初詔梁國文昭公鄭國文貞公統英儒盛才修五代史天子親垂筆削與春秋合符巍巍乎史氏之光耀也因是開館於內別立史官多以著作郎領帶其職而舊史所掌唯碑誌祭祝之文在焉然以其能綜羣言且居百乘出典下國轉爲郎官經緯斯文昭宣有政或上遷祕書少監或擢拜中書舍人固不易其任也天命元聖降而爲唐唐之建官罔非俊乂若虞永興德函大雅魏侍中才高王佐鄭吏部絕韻鏘鳴崔司業雄詞飛動皆歷焉今

上兼帝王之極功總文武之能事思所以比崇軒皥紹美
唐虞潤色乎大猷發明乎皇道問誰獻箴則賓客崔氏問
誰執簡則恆傳吳公胡諭德遊刃詩騷華庶子貫珠今古
濟濟多士時惟秉文盛矣哉同風乎雅頌也名獄已遷別
封天柱舊章不改尚列周官登陟蓬萊之峯循環藏室之
奥從容簡貴信君子保明宏道之司歟今大著作清河崔
公名傑天寶三載自祕書郎拜閣天祿之圖書踐人文之
苑囿澡身於三德研慮於六經執謙而光好善能澤惠風
吟於秀水明月鏡於安流代爲元臣家曰茂緒壯宮室者

必鄧林之條幹乎以儒雅之姿從班蔡之後揮綽令譽達於清朝則百祿隨之曷其有極矣先是命官之記不列於齋以華職忝末班與聞前志拜命之辱敢敘官之守云時天寶七載二月辛亥記

杭州刺史廳壁記

唐虞之代四岳十二牧分掌諸侯宗周有方伯連帥之職秦有監郡漢魏以還初曰部刺史後曰州牧近代罷州牧復為郡太守太守刺史無恆其稱職同九卿假以符節雖親如魯衛貴若周召任切安人往往除拜天寶中朝廷以

尚書郎人物之高選二千石元元之性命始以省郎臨大部若密邇京師或控壓衝會萬商所聚百貨所殖將擇良吏重難之杭州東南名郡後漢分會稽爲吳郡錢塘屬隋平陳置此州咽喉吳越勢雄江海國家阜成兆人戶口日益增領九縣所臨莅者多當時名公宋丞相劉僕射崔尚書之訏謨大政其間劉尚書裴給事之盛德遠業魏左丞蘇吏部之公望遺愛在人韋太原崔河南劉右丞侯中丞節制方隅有事以來承制權假以相國元公旬朔之間生人受賜由是望甲餘州名士良將遞臨此部況郊海門池

浙江三山動搖於掌端靈濤歕激於城下水牽舟服陸控山夷騈檣二十里開肆三萬室近歲災沴繁興寇盜連起百戰之後城池獨存王師雷動元惡授首乳哺疲人分命賢哲詔以兵部郎中范陽盧公幼平爲之公體仁而清直方簡亮文以輔德武以靜人澄曠有清江之姿巍峩有秋山之狀麾幢戾止未逾三月降者遷忠義歸者喜生育旌次讓利轅門無聲人咸曰休哉以卿佐之才遷王澤敷德政吾見其爲公爲侯福履宜之未見其極也刺史冠服印綬甲令載之故不書詞尚體要古史之遺也永泰元年七

月二十五日記

衢州刺史廳壁記

有漢巳還州統郡郡或連十城州或部十郡江南多大郡如會稽丹陽鎮領遐濶分置部都尉自富春而南太末一縣抵於建安今此州卽古會稽西部之地也雖官明吏修如曠阻何厥後相因損益無恆時更亂離罷置紛糅聖朝字育元元納於大中自衢公累單于英公滅句麗天下和平戶口繁衍元聖溥行葦蓼蕭之澤於下廷延公卿議割州邑謂疆與府近則易爲理人與吏親則易爲安以婺州

封畛爲廣分置衢州領六縣猶爲大郡近歲析玉山全邑洎須江南鄉益信州而不爲寡去年江湖不登兹境稍穰故浙右流離多就遺秉凡增萬餘室而不爲衆吴越地卑而此方高厚居者無疾人斯永年名山大川旣麗且清俗尚文學有古遺風國朝不以州領郡郡與州更相爲號遷復從宜事之當也置觀察之司而董臨之此州長吏之選甲於他部忠貞之老則武威公李僕射傑親賢之望則信安郡王禕遺政行爲故事名位光於屋壁開元天寶中始以尚書郎超拜名郡賀蘭大夫爲之李郎中爲之自逆胡

悖天地之慈犯雷霆之誅賀蘭起北海之師郎中佐浙東之幕有文有武家頌戶歌元惡天討餘凶稔罪皇恩示以鈇鉞之威未即大刑以爲不教人戰是謂棄之乃分諸州置節度以鎮之州有防禦軍刺史爲之使俾與夫持節某州諸軍事名實副焉以此州密邇山陰爰隷浙東聽事馮高戟戶臨江武文左右麾幢成列千夫長百夫長上寮郡掾屬邑官吏進退無聲趨拜風生仕不登州談不爲榮凡爲州者儒不毅勇則頻威攻守所由敗也勇不儒和則失人邦國所由困也故二千石之任方今爲難至尊垂憂勤

於兆人延俊乂於高位以蘇州刺史陳郡殷公文可以成政武可以安人明斷良謀忠在王室其理也寬不容怠嚴不拒情清白貫於神明簡易契於黃老德必有隣歌聲空繼由是命公典此邦也至若建置城府之年月升降品第之等差風俗貢賦之空男女提封之數圖牒備矣老幼傳之今之所書略舉勳德也元年建寅月二十一日左補闕趙郡李華於江州附述

常州刺史廳壁記

昔分丹陽爲毗陵後改爲晉陵隋置常熟縣叙常州理之

無何常熟隸蘇州始於晉陵置常州當楚越之襟束居三吳之高爽其地恆穰故有嘉稱領五縣版圖十餘萬望高地劇此關外名邦自狂虜肆亂江湖流毒地荒人亡十里一室天子詔宰政審可以安人者以工部侍郎贊皇公覽允一作充 帝俞拜爲此邦昔齊人闞石相將至舉國大理贊皇東轅明詔先下吏愉人泰如時之春視之猶身歸者遍野贊皇公以爲易簡本乎悠久久於其道而化成封章上請求理三歲詔書寵異進品正議大夫優賢報功於時爲盛自吳通上國越盟諸夏秦裂郡國智如伍員才若鴟夷

以及我國家賢良臨州者甚衆未有濬河渠引大江漕有餘之波溉不足之川溝延申浦至於城下廢二埭之隘促數州之程海夷浮舶弦發望至出古人捄物之智見君子濟衆之心大矣哉一境清淨無爲而理此舉大略也漢制刺史部領郡國遷爲太守太守課冣入爲公卿及魏晉以來或稱州牧國朝州刺史郡太守更相爲名親賢如寧岐𨙸諧如狄宋皆拜焉在部視侯伯入朝亞卿尹其車服皁葢朱幡華蟲七旒進賢兩梁冠玉佩青綬古有銅獸竹使符太守不假節刺史臨兵則持節今雖無事亦稱使持節

戒不虞也降銅魚詔書合之代獸符也夫子門人高第者衆唯稱雍也可爲諸侯至矣哉古之爲理本於德行贊皇公秉心宣猷盡瘁王室愷悌君子民之父母爲王者輔宏哉永泰二年二月庚戌贊皇公從子檢校吏部員外郎華述

壽州刺史廳壁記

禹貢淮海惟揚州彭蠡三江在焉漢文帝封淮南王長子安爲王都壽春即此州也兩漢揚州刺史治於此州墠壇猶在後魏盧潛爲揚州亦鎮於茲潛有惠政時人比之羊

祐厥後州境或南或北隨人推遷國朝一家天下華夷如一壽春郡在淮南隷揚州其風俗山川可得而知也某年以兼侍御史揚州司馬獨孤問俗爲壽州刺史公有德政理外如内易不遺物周不害通忠孝簡於王室廉平聞於天下剛克以順柔謹而肅公理州三年遷御史中丞鎭江夏工部郎中楚州張緯之代公爲州牧某部郎中韋延安代張典此州僉有政聞故書其事以慰楚人之心

京兆府員外參軍廳壁記

東漢中平以來王室多難元臣統戎括羣才而不遺徵衆

慮而從善故公府置參軍事雖位高八命權重三軍苟好謀而成亦參於幕下迄於魏氏沿漢舊章洎有晉將殄夫全吳石苞責禮於孫楚由是府朝致敬稍用下寮逮南北分於帝郊華夷寢於王澤而此官之選益以衆矣及隋平江嶺唐有天下聖人貴因循而重改作思豫備而戒不虞故因其名而降之秩則殷周之損益可知也至若兩京垂戒於四方府吏同體於郎署非夫公卿盛德之允才望當仁之流不可膺其任今王國多士賢能歲益職員之外猶以命之取類乎律呂起於黄鍾滄浪發於清漢人皆以爲

美也趙郡李諲碣石峯齋萊臺楨幹嬰年聞禮敬睦傳於家庭綺歲入官名節動於寮友敏以經德清而達和自懷濟眾之心仍有封侯之胄嘉魚在藻良馬食苗知其人有其位千雲萌於甲拆貫革兆於機張且曰清階因之故事則鍾繇李允魏舒王遵事炳於前代韋僕射李大夫陸少保杜尚書功宣於盛朝叔父侍郎發迹於河南黃門顧公漸羽於京兆驥子躡乘黃之阜鵷鸞入威鳳之巢榮縻九霄縱遊千里其可必也夫其職諧易簡道在中和高步同於列仙彈冠預於朝會若乃簿書堆案則譽發轂中酇醴

蒲壺亦名高方外動靜皆適剛柔兩持是以爲從事者所貴師古之事車服盤盂畢聞旌記用埀後代飾布德音況朝之命官闕而不載以華聞於舊史請以直書故略其所知疑殆頗闕云爾

河南府參軍廳壁記

文與武邦之大司參以彌綸而果於折中軍以厲禁而關其纍茂彌綸之謂文厲禁之謂武居一稱而兼二義參軍有焉漢車騎將軍張溫行司空專征關右始徵幽州刺史陶謙參軍事由是上將之府以爲常儀魏驃騎將軍石苞

鎮揚州晉文王命孫楚參苞軍事賓主降禮始於孫石時方用武則軍師之謀主天下乂安則府公之屬吏蓋因府郡之長使持節領諸軍故雖列曹悉以參軍爲號若以漢晉儔於聖代郡國比於神州則理亂不侔而小大相妨矣參軍自國朝以來躋盛位者數十人遠則僕射韋公師係中朝今則中丞蔣公澄清東夏用賢而衣冠焯敘踵武而聲度相隣選部所以較卿佐之才舉公侯之胄是以愼署斯職而要其德藝傳所謂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處下僚而無咎悔從吏道而獲安閒差池鵷鷺之間宴息風雲

之外矣京兆韋昱門高器全其文也若英敷華其武也長劍淬鍔朗玉調律鷙禽乘秋服楚傅之訓誠傳漢相之經術每從容府中或有異政雖不吾以必預咨謀如川決防如竹迎刃夫然則貴與壽功與名非斯人而誰獲君子之所貴者名位不失其人聲聞不忘於後故蒐錄官族第其遷授俾將來俊茂有所覿焉時天寶九載九月十三日記

安陽縣令廳壁記

令長之位詳於漢官土地之宜列於禹貢談者備矣而詞人略焉則此官之職守此境之風俗可知也國朝之有天

下淇漳之間於京師爲近守宰之寄於元元最親故授署此官延至王庭曲蒙睿渥制令褒賜與內官同法清貫往往超拜天寶以來東北隅節度位冠諸侯按數軍鉦鼓兼本道連帥以河北貢篚征稅半乎九州邊於山戎歲備勍冠每置長吏朝廷特難之或操尚虧渝或中塗遷換或流亾未復或委罪刑書繇是使臣慎簡其人密表陳請鍾恩光於異土萃人物於東州不然何公方振羽青雲胡爲而在此堂也公以德行文學爲人倫羨慕清而道藝隣於昔賢自登封主簿撫有兹邑以西門沈巫爲不仁仲康解綬

爲能斷酌古中道爲今令圖下車無何休閒四塞他疆之人父母之居尸祝之則境内之歡可以心見君子哉至若由身立政謀近及遠邑人趨拜靜閒堂上之琴軍師往來潛預幕中之畫所利者大豈惟安陽夫然則繁纓曲縣秉旬四牡人所願也於公宜之記事者志盛德而旌善人今特書公何尊王命其春秋之義歟天寶十載記

臨湍縣令廳壁記

鄧爲天下扃闥兩都南蔽秦漢以來多封將相姻戚故其人益豪疆内全邑曰南陽曰穰曰臨湍蓋古新城也穰州

府所理吏不暇息南陽領戶既寡姦倖所歸惟臨湍境清人閒從仕者所樂開元裂此鄉三千戶爲菊潭縣天寶至德之閒狂虜南侵南陽爲戰地地荒人散千里無烟猶以郵置之衝往復王命權置官吏招集疲人如寒資裘如餒併食聖朝臨下有赫哀撫兆人誅元凶清天下詔方鎭選良吏平昌孟威字承顏自左驍衛兵曹參軍本道節度使表爲此縣始至戶不盈百爲政七月盡室而歸者千餘家難矣哉古之爲政者先諸人後諸身先其人則人不勞後其身則身自逸承顏勤恤老幼而休息之損有餘補不足

而煦育之人諭其心則不勞而理矣古之求士者觀諸其家知乃爲政承顏奉版輿冒虜塵北越鞏洛歸家於漢上又以清白之祿爲甘旨之資臣子之道卓然則其餘可知也今長品秩章綬人皆知之故不書今所書議能也寶應二年七月甲辰左補闕李華記

故中岳越禪師塔記

智之淺者反照仁之大者無思反照而萬物同明無思而一切咸寂眞如住乎無住妙有生乎不生惟禪師至其極也禪師法號常超發定光於大照大師垂惠用於聖善和

上證無得於敬受闍黎司徒郭公舉爲東京大德御史中
丞鄭公表歎教於三吳乃沿漢至黃鶴磯州長候途四輦
瞻繞請主大雲寺浩浩羣醉願霑醒藥於是以梵網心地
還其本源楞伽法門照彼眞性荆越之俗五都僑人有度
者矣寶應二年暮春季旬之二日證滅於禪居繞杖百千
江哀山悴凡入諸佛正位二十九夏存父母遺體五十九
年門人寶藏熙怡等號捧香氎建塔東岡遵象法也禪師
滄州人姚姓靈和應於海碣弱歲齒於儒者旣而捨孔氏
之經爲釋門之允聞西河攝護第一乃往從師次諸嵩潁

服勤上法理妙詞簡神凝道淡蓋六度之鼉麟人天之海嶽也嗟夫雨寶之珠伏於泥下燎原之火隱在木中開示有期繼生宗範摩訶達摩以智月開瞽法雷破聾七葉至大照大師門人承囑累者曰聖善和上環注源流含靈福備乃灌其頂龍像如林及狂虜逆天兩京淪翳諸長老奉持心印散在羣方大怖之中人獲依怙則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廣矣大矣覺之正之默茲元照不為演乎弟子司封員外郎趙郡李華泣舉雙林敬表仁旨時廣德二年正月六日

盧郎中齋居記

鴻鵠遡清風陵顥氣翺翔自得於冥冥之間故虞衡矰繳不能爲患甘芻豐秣羈縶駿驥首冠鈒錫身被纓纕力方盛也騁於康逵及其殆也困於鞭策由是智者高鴻鵠而卑駿驥豈安而論之哉今凶渠假息五兵未偃廟堂有風力之臣征鎮皆方召之老則仁人靜士戢伏自持各其志也尚書左司郎中嗣漁陽公盧振字子厚奉世德而聿修之味道風而遊泳之處於九江南郭荒榛之下不貽害於身不假力於人夷堆墆墳窪穽尋尺無遺材草木不移植

書堂齋亭成於指顧高松茂篠森於門巷宴然燕居勝自我得君子出則行其志也公以瑚璉之器爲郎官以干將之斷宰赤縣君子入則善其身也公就鴻鵠之冥冥捨駃騠之馳騁況大江在下名山當目嘉賓時來攜手長望可以頤神養壽暢其天和浴乎沂風乎舞雩吾與點也尋陽僑舊推仁人焉推智者焉廣德二年四月五日趙郡李華記

賀遂員外藥園小山池記

悅名山大川欲以安身崇德而獨往之士勤勞千里豪家

之制殫及百金君子不爲也賀遂公衣冠之鴻鵠軌憲起草不塵其心夢寐以青山白雲爲念庭除有砥礪之材礎礩之璞立而象之衡巫堂下有畚鍤之坳圩塡之凹陂而象之江湖種竹藝藥以佐正性華實相蔽百有餘品鑿井引汲伏源出山聲聞池中尋竇而發泉躍波轉而盈沼支流脈散而滿畦一夫蹠輪而三江逼戶十指攢石而羣山倚蹊智與化侔至人之用也其間有書堂琴軒置酒娛賓卑痺而敞若雲天尋丈而豁如江漢以小觀大則天下之理盡矣心目所自不忘乎賦情遣辭取興茲境當代文士

目爲詩園道在抑末敦元可以扶教趙郡李華舉其略而記之

鶚執狐記

某嘗目異鳥擊豐狐於中野雙睛爠宿六翮垂雲迅猶電馳厲若霜殺吻決肝腦爪刳腎腸昂藏自雄倏歘而逝問名於耕者對曰此黃金鶚也何其快哉因讓之曰仁人秉心哀矜不暇何樂之有曰是狐也爲患大矣震驚我姻族撓亂我閭里善逃徐子之盧不畏申孫之矢皇祇或者以其惡貫盈而以鶚誅之予非斯禽之快也而誰爲悲夫高

位疾僨厚味腊毒遵道致盛或罹諸殃況假威爲孽能不速禍在位者當洒濯其心祓除凶意惡是務去福其大來不然則有甚於狐之害人庸怔於鴟之能爾